

翟恩猛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该小说已改编成 22 集电视连续剧《守望幸福》，并荣获 25 届全国电视剧飞天奖二等奖。女主角鲁园荣获唯一的优秀女演员奖。

疯祭

FENG JI

疯祭

翟恩猛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© 翟恩猛 2005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疯祭 / 翟恩猛著. —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05.11
ISBN 7-5313-2964-6

I. 疯… II. 翟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5) 第117607号

疯祭

责任编辑 韩忠良 张玉虹

责任校对 张 华

装帧设计 马寄萍

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

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

<http://www.chinachunfeng.net>

Email: blhzp@sina.com

联系电话 024-23284390

传真 024-23284393
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

印刷 辽宁印刷集团新华印刷厂

幅面尺寸 145mm × 210mm

字数 284 千字

印张 10.375 插页 2

印数 1-10 000 册

版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 19.00 元



常年法律顾问 陈 光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: 25872814 传2050



1 秋傻子

梨花 80 岁寿辰这天疯了。

梨花生于秋傻子，疯于秋傻子，死于秋傻子。

秋傻子是秋雨。

关东地区年年都要下秋傻子。年年高粱晒红到开镰收割这段日子，秋傻子就会来。下这种雨时不响雷，也不刮风，雨丝不粗不细，不停不歇，傻乎乎的就是下。关东人就叫它秋傻子。这时节关东汉子们正在趁收割前的工夫忙着打山柴，准备猫冬时烧炕；割艾蒿搓火绳，待到猫冬抽老青烟时点火；割乌拉草留老北风下来时絮乌拉鞋。连绵的秋雨把割下的山柴沤乱了，火绳和乌拉草也晾不干。关东汉子们就扬起胡楂脸骂老天：我操你死妈秋傻子！下下下！没鸡巴头地下！男人们骂完了女人们会接着骂：这臊屁儿天儿呀——啦啦尿哎……

在那个阴雨连绵的秋日，疯婆样的女人一手捂着胯裆，一手拎着镰刀往家跑。秋傻子雨糍糊一样把她的破长衫粘在肌肤上，使她奔跑的样子如端午节吊在窗上的剪纸。她跑进那间破草房，甩甩手上的雨水，从灶坑里抓把草木灰放在炕沿上，然后脱光衣服爬上炕。炕上没有炕席，铺着的谷草也已磨碎，许多处露出炕面土。她又光着身子跑到仓房抱堆乌拉草铺在炕上，重新仰卧开始憋劲，两手攥着乌拉草不呻吟也不号叫，只是把头扭向北窗外。北窗外的山坡地上应该有她的男人，一面打山柴一面哄撵贪吃高粱的麻雀。凉



疯

祭

气搅和着东北山区绵长无极的沙沙声和房檐滴水声从北窗漫进来，相当寒冷。房檐到窗口有一片蛛网挂着水珠。瘦弱的蜘蛛团着手足盼小虫飞来却没来。当一头母牛在后山冈上哞哞地吼叫时，梨花已经滚落到乌拉草上。睡在炕头的老猫被浓烈的血腥味呛醒，它小心翼翼地在肉蛋蛋上嗅嗅。这时梨花哇地一声哭出来。老猫一闪跳上窗台又回头看着。风婆样女人支起上身，右手拿起镰刀，左手捏住脐带一抹，脐带断了。她抓起草木灰按在脐带上，从破长衫上撕下布条拦腰将脐带缠好。一切都办完后，风婆样女人仰在炕上张开双臂，两行泪水滚落下来浸润着炕面土。这时梨花孱弱的哭声同母牛低音号般的吼声同时浸在秋傻子雨中。

5年后，当秋傻子雨又来的时候，6岁的梨花被疯婆样的女人拖拽着走在村中的黄泥路上。梨花抽抽噎噎地往后挣，冰冷的秋傻子雨在她全裸的身上明亮地流淌。她们走进了谢家。疯婆样的女人把梨花留给长脸公婆，独自背着一袋高粱走了。梨花哭喊着求妈妈不要把她扔下，求妈妈不要把她给人。长脸公婆把手伸进梨花的大腿内侧狠狠地掐住最嫩的地方低吼：闭嘴！小骚屁儿你闭嘴不？闭不？梨花眼睛够着门外的秋傻子雨闭了嘴。疯婆样的女人背着那袋高粱在梨花的记忆里走了70多年。

梨花光腚到13岁。梨花赤条条地在梨花峪山村里生长。长脸公婆造就她的办法就是用长指甲的大手掐她的大腿内侧。关东人管那地方叫卡巴裆。梨花的那地方永远是青一块紫一块，色彩斑斓。梨花曾自杀过三次。第一次是喝卤水。被谢家的大男人按住往嘴里灌狗尿，灌得梨花从嘴和鼻子里往外喷。第二次还是喝卤水，还是灌狗尿。第三次在山上吃了狼毒。狼毒是一种毒草。山猫野兽牲畜谁谁谁都知道它有剧毒，都离它远远的。梨花吃了狼毒后全身肿起来，鼻子肿裂了，却没死。

梨花第一次穿上衣裳是她13岁那年秋傻子又来的时候。瞎眼公爹举着枣木棍子侧耳细听。秋傻子雨打在一大片白菜地上的声音



里掺杂着老母猪和小猪崽吃白菜的声音。瞎眼公爹一棍子打去，没听到老母猪的叫声，也没听到小猪崽的叫声，只听到白菜被打碎的声音。瞎眼公爹再次举着枣木棍子侧耳细听。再次打下去，还是只听到白菜被打碎的声音。瞎眼公爹暴跳如雷，抡着枣木棍子追打母猪和猪崽，没打着母猪，也没打着猪崽，却绊了一个又一个跟头，毁坏了一棵又一棵白菜。瞎眼公爹大吼一声，挠自己的眼睛。

这天晚上，瞎眼公爹把砣叫到跟前。梨花正蹲在灶炕前烧火，她看见瞎眼公爹用他的一双大手摸砣的光头，再摸砣的肩膀和脊梁。这时光棍汉赵大泥匠的小喇叭声与秋傻子雨声向屋里浸润。瞎眼公爹摸过砣后在炕沿上坐下来，说，砣，你给爹跪下。砣跪下了。瞎眼公爹说，砣，打从今儿个起，你当家。你应一声。砣注视着父亲，不作声。瞎眼公爹说，砣，自打爹的眼睛瞎了以后，宋三驴子就天天把老母猪往咱家白菜地里赶，就处处欺负咱们。你是爹的大儿子，打从今儿个起，你给爹争口气。你应一声？砣直挺挺地跪着，还是不回答。瞎眼公爹提高了嗓门说，砣，宋三驴子的儿子当了胡子头？你是不是惧他？砣还是不吱声。瞎眼公爹喊，你14岁不小啦！你应一声！砣跪在地上，挺挺上身，还是没回答。瞎眼公爹抬起大巴掌向砣抡去。梨花闭上眼睛。梨花闭上眼睛之后听到叭的一声。非常响亮。接着是噗隆一声，是砣被打倒的声音。瞎眼公爹干别的拿不准，唯打人总是准确无误。不过，瞎眼公爹从来没打过梨花。却因为长脸公婆掐梨花，瞎眼公爹打过长脸公婆。以后长脸公婆再掐她时，不准她哭，不准她叫，不准让瞎眼公爹知道。尽管这样，梨花还是一辈子感激和怀念瞎眼公爹。梨花睁开眼睛的时候，砣已经爬起来直挺挺地跪着。他的一边脸红肿起来。瞎眼公爹打过砣后喊，应一声！砣嗯呐了一声。瞎眼公爹说，砣，你要是爹做出来的好儿子就替爹争口气，就敞敞亮亮地应一声！砣扬起头，敞亮地嗯呐了一声。瞎眼公爹说，好。给祖宗叩头吧。砣给祖宗牌叩头。瞎眼公爹对长脸公婆说，打从今儿个起，砣和梨花都算大人了，你想



·

祭

法子给他们俩做件衣裳。长脸公婆也嗯呐了一声。梨花望着正在给祖宗牌叩头的砣，望着他一起一伏的红脊梁，13年的寒冷和苦难一下子从眼睛里涌出来。她忘记了添柴，火烧到灶坑门脸外，梨花13岁的胴体在火光中晶莹透明。

这一夜，梨花没睡。秋傻子稀稀拉拉地地下了一夜。光棍汉赵大泥匠的小喇叭也凄凄婉婉地吹了一夜。

第二天早上，砣带着家里最值钱的东西进了城，晚上扛着一棵老洋炮一晃一晃地回到梨花峪。梨花看见秋傻子雨击在光脊梁和老洋炮上，击碎的雨滴闪烁着冷光。

梨花16岁盘头。盘头就是童养媳正式成为媳妇。盘头又给梨花带来一件青棉袍的快乐。扁鼻子四嫂把做活的线系上两端，用嘴叼住，再用两只手的拇指、食指、中指挑着，像翻花线那样给梨花开脸，线交叉拧劲儿的地方贴在梨花的脸上捻动，汗毛便被扯下来。四嫂的扁鼻子喷出的气息在梨花的脸上缭绕，梨花的面颊痒痒成粉红。开完脸，扁鼻子四嫂用手指撮着她的脸蛋说，梨花哟，你可俊死四嫂喽。梨花白，赤裸13年的风吹日晒虫咬雨凿，16年的苦难磨砺，都没能改变她白而细腻的皮肤。开完脸，梨花穿上青棉袍，麻花裤系着腿带。绣花布鞋。用泔水洗了头，用烧热的高粱秸卷了刘海儿，用榆树皮抹亮了头发，再插上两片避邪的桃叶和一个吉祥的红色纸葫芦。梨花在向瞎眼公爹和长脸公婆叩头的时候怀里还装着狼毒。正式成为媳妇之后，如果长脸公婆还虐待她，她就彻底自杀。事实上，从正式成为砣的媳妇那天晚上开始，梨花自杀的念头日日加重。

盘头那天晚上砣没有回家。砣不理梨花。久而久之梨花悟出了原因：在穿衣裳之前，她的那个地方永远色彩斑斓，使砣厌恶。这比长脸公婆的虐待更值得自杀。

整整一个冬天，砣的脸上都积着厚厚的阴暗。

阳气上转，大门前的粪堆冒了热气。温暖的大南风来了。



砣扶犁，梨花点种。

梨树开花是梨花峪山魂显露的时节。砣哧哧咧咧地赶牛，梨花梆梆地敲点葫芦。老黄牛拖着长长的涎水，肩胛骨艰难地蠕动，铧犁翻起新土带出草根断裂的嘎巴声。熏风沿着凹凸起伏的山梁绵长地游来，将裹挟的尘土、草叶、花粉，还有上转的阳气同新土释放出来的甜涩气息灌进衣领，灌进胯裆，全身肌肤就遭遇千百万只毛刷的撩拨与纠缠，让人产生懒洋洋的困倦与无端的兴奋。春风里的砣和梨花同时被一种欲望所淘洗。到了地头，砣提起犁，用脚后跟磕掉犁上的土，抹回身，老牛啃吃地头的青草，不肯动。砣瞅梨花。梨花的头发在风中舞蹈，衣裳紧紧地附着在身上，多余的部分在风中叭叭地摆动。砣的目光在梨花突起的双乳上，凹陷的腹沟处，粗壮的大腿上跳跃。布谷鸟深情地述说，公野鸡性感地喊叫，春风呼呼地怂恿。砣一哈腰将梨花捧起来走到梨树下。那棵梨树正开着白色的花，看去如一把巨伞。

不久，一个红兜兜飞出来，飘起来，在春风中舞着舞着，最后挂在树梢上。像一面人类的旗帜。

老牛吭哧吭哧地啃吃青草。

日头爷和月亮婆婆轮番照亮梨花峪山村。

一年后，18岁的梨花赶着小毛驴在偏坡地上压新翻起来的垄台。小毛驴伸着头，弓着背，尽心尽力地拖着木碾。它汗渍渍的茸毛被南风掀动，缭绕的汗雾挥发着湿漉漉的疲劳。有一群野蝇围困它的眼睛。另一群野蝇骚扰它的耳朵。小毛驴拨愣一下头，把长耳朵甩得叭叭响。梨花一手拉着缰绳，一手拉着木碾，视线却一直系在地头的梨树下。梨树枝上吊着简易的摇车子，那里是她的大儿子天奎。木碾子吱吱呀呀地摩擦着循环不止的曲子，又是梨花盛开的时节，又是大南风黏稠稠地纠缠。又是布谷鸟和公野鸡深情的叫声。季风里新鲜与陈旧的土腥气息启发她的回忆，她看见树梢上猎猎作响的红兜兜。



疯

祭

两只狼从山坡上颠着细步溜到沟里，再从沟底向吱吱呀呀声窥视。后来它们大胆地爬上沟沿坐下来用长舌头把大嘴洗涮了一圈。两只狼都在褪毛。新毛短而明亮。老毛则在山风里倒伏，使它们的模样有点穷酸。地头梨树下传来天奎的哭声。两只狼同时把头抬起来向那里张望。看了一会儿后两只狼互相瞅了瞅。母狼埋下头，塌下腰，轻步走了。公狼闭上眼睛盹睡，样子不失老谋深算。

小毛驴一心一意地拉着碾子。梨花的眼光一直拴在梨树下。人和牲畜都没有感悟到狼的目光与心机。天奎的哭声让梨花拍了一下小毛驴的脊梁，小毛驴加快了脚步。刚到地头梨花便撇下小毛驴跑到梨树下。从用木棍绑成的摇车子里抱出天奎，撩开衣襟喂奶。天奎得到了乳头即刻停止了哭泣吮吮起来。乳头被吮吸得痒痒地幸福。梨花扭头望着坡顶耕地的砣。砣和牛犁贴着蓝天移动。

小毛驴用它的厚唇摸索着地头的嫩草。专心而惬意。

那只公狼依旧居心叵测地闭着眼睛。

天奎睡了，嘴角还挂着奶珠。梨花轻轻地亲一口，把儿子放回简易摇车子里。然后拿起镐头勾地头的浅垄沟。

小毛驴突然扬起头突突地打着鼻响，四条腿支开嘟嘟地颤抖。接着开始乱踢乱叫。

梨花一激灵发现了坐在沟沿的公狼。她再向大梨树看去，树阴处两个晶亮的绿点。梨花举起镐头向梨树奔去，全身都爆炸成一个声音：狼啊！

梨花正式成为女人，并且有了大儿子，就有了生的希望和信念，就再不想喝卤水，再不想吃狼毒根子。然而，眼看着大儿子天奎已经 18 岁，正准备和桑葚成亲，却被抓了兵，一去 47 年没消息。二女儿谢天云 5 岁时给了一个皮货商，始终没音信。三儿子乌拉草被饿死。

梨花疯时已经跟四儿子谢天书住进城里 20 年。四儿子是大学



教授，市美协主席。大孝子。四儿媳是大学副教授。特贤惠。孙女笑笑是重点中学重点班的学习尖子，是奶奶一手带大的心肝宝贝。梨花每天的第一件事是享清福；第二件事是回忆往事；第三件事是翻相集看老照片新照片；第四件事是盼笑笑放学回来；第五件事是盼她的四儿媳妇回来；第六件事是盼她的四儿子回来；第七件事是盼她的老儿子天犁从上海打来电话，她会说妈的老疙瘩呀，你咋还不搞对象？第八件事是盼她的女儿天红来，她会告诫女儿别成天打鸡骂狗像你奶似的特邪乎；第九件事是盼他的二儿子打老家梨花峪来看她，那话可就多了：故土的山咋样？水咋样？树咋样？老坟咋样？给你爹烧纸没？给四眼狗和小瞎马的坟填土没？笑面佛家的咋样？大白梨、老茄种、大奶头还都活着？还都硬实？第十件事是下楼买菜。笑笑会在头午上间操的时间给奶奶来个电话。儿媳会在上午、下午各来一次电话。

365 天既悠闲又忙叨。

冰箱里有梨花爱吃的水果、牛奶和饮料。

梨花苦尽甘来，是这座现代化的大城市里最幸福的老人之一。

梨花终日坐在阳台一把藤椅上，静静地坐着，视野的中心是个巨大的立交桥。五颜六色的汽车在立交桥上流动、旋转，形成巨大的汽车漩涡，或者是色彩漩涡。看久了会眼晕。

梨花干净。喜欢穿白衣裳。老老年是白花旗、白市布，后来是白的确良、白绸子。梨花长得白，又一头银发，脑后挽着旧社会东北老人通常挽着的那种发髻。发髻上罩着黑丝网罩，插着一个老式叉子，有两片桃叶和一个红色的纸葫芦从发髻上垂下。有少许风来，那纸葫芦就微微地荡。坠在耳垂上的金耳环，也随之熠熠地闪光。让人联想到梨花年轻时的美丽。梨花就这样静静地坐了一阵之后，会把头向左扭，左手从前面绕向右后方配合右手重新将发髻别了一下。在这个动作中，两个手腕上各戴的一只银镯子曾经相碰，发出叮的声响。那细而尖锐的铮铮之声久久不绝。随着银镯子相碰



的声音渐渐消失，梨花会轻轻地哼唱起东北民歌《月牙五更》：一更呀——上滑——哈——下滑——里呀——平直拉长——哈，一顿。月——低平，突然上挑——牙呀出一正一东啊——哈哈——可惜，梨花疯了。

梨花疯这天，没有任何预兆，只是又下起了秋傻子。

2 预 兆

儿女们谁也没想到母亲会疯。而且，梨花疯得几乎跟没疯一个样，让人很难察觉。仔细回忆梨花发病的过程，其实是有预兆的。只是被忽略了。

首先是梨花半夜里起来唤猫。

梨花 80 岁寿辰头天晚上，一家人刚睡下不久突然惊醒了。是谁在走廊里喊什么。那声音很大，听起来带着焦急还带着恐惧。这声音通过楼道的共鸣显得有些瘆人。全楼的人都出来问怎么啦怎么啦？原来是梨花满走廊花花花地唤猫。梨花说大狸猫被谁家拴住回不了家啦！这可咋整哎？林香雨说，咱妈可能是梦见猫了，把梦当成了现实。笑笑乐得一拍手，哎呀正愁着没生日礼物呐！就给奶奶买只小猫咪。林香雨说行，我看行。妈在乡下呆了几十年，喜欢猫啊狗儿的，就买只小猫。我买。

谁也没把这件事当作精神失常的信号。

另一个预兆是梨花跳楼。

第二天不管上什么课，笑笑的眼前全是可爱的小猫咪。那些小猫咪在她眼前，在她脑袋里，在她心里蹦蹦跳跳。后来小猫咪开始用爪子挠她的心，挠她的每一条神经。熬到下午最后一节课她终于请了假，蹦上自行车往家奔。远远的就见奶奶坐在阳台上，阳光给梨花罩上一圈金黄。笑笑喊了一声奶奶。梨花站起来向下看，哟！是笑笑哇？是奶奶的笑笑回来啦？笑笑应了一声哎！奶奶。林香雨也



回来了。笑笑怕妈妈怪她请假，讨好又调皮地说妈你今天特漂亮。林香雨扑哧一下乐了。林香雨41岁，从后边看20岁，从前边看26岁。黑纱短袖上衣，黑纱裙，留着50年代电影里才能看到的齐腮短发，嘴角上永远挂着三分笑意，笑眼。不笑时眼睛也像笑。属于温文尔雅，美秀而文的旧式美人儿。笑笑所以灿烂，是因为取奶奶一部分优点，取妈妈一部分优点。不过笑笑通常只承认自己像奶奶。只有跟父亲生气的时候才会对老爹说我长得好看是像妈，跟你没关系。老爹就灰溜溜的。林香雨从车把上摘下一只小筐。笑笑就知道有戏，一步蹦过去揭开小筐的蒙布，两只小猫咪伸出头来喵喵地叫。呀！不是一只，是两只，一对儿！笑笑举起小筐跑进楼。

林香雨刚要进楼，被人拉了一下，回头一看是位戴红胳膊箍的老太太：闺女呀，三楼那老太太是你婆婆呀？林香雨不知所以地点头：是呀。大娘有事呀？戴红胳膊箍的老太太紧张而神秘地说：你婆婆今天要跳楼自杀。林香雨的大脑轰地一声炸开了，同时惊恐地啊了一声，愣了少许，清醒过来了，说：不可能。不可能的。说着转身进楼。戴红胳膊箍的老太太对着她背后喊：闺女呀，你可别不往心里去呀？你妈真的要跳楼！林香雨站住，回过头来观察那位老太太，她觉得这位老人还不大像有精神病的样子。老太太的话像鬼精灵跟着她上楼，后背就冒凉风。

林香雨进楼后，老太太还往楼里望着。这时谢天书回来了。他刚要进楼又被她拉住了。这回老太太不说话只是瞅他。谢天书45岁。人到中年，既有艺术家的气质，又有男人的风度。他恭敬地问大娘您老有事吗？戴红胳膊箍的老太太问，三楼那个老太太是你妈呀？谢天书说，噢。怎么？老太太紧张而神秘地说，你妈今天要跳楼自杀！谢天书本能地向后躲了一下，好像老太太的话带着毒气。老太太又朝他凑了一步，说，今个你妈爬到阳台顶上要往下跳，被我喊回去了。孩子，是你家打架了？还是婆媳不合？谢天书蹙眉想了想，又盯老太太看一阵，然后从自行车上拿下东西急忙进了楼。这



疯

祭

个过程有点像逃跑。

梨花乐呵呵地把上身探出门外，笑笑把小筐藏在身后，说，奶奶！明天是您老人家的生日，猜猜妈妈给您买了什么好东西？梨花眯着眼睛笑：奶奶才不猜呢。奶奶啥也不稀罕，就稀罕……”用手指点点自己的右面脸。笑笑在奶奶点的地方叭的亲了一口。梨花再点点自己的左面脸，笑笑又在点的地方叭的亲一口，突然把小筐举到奶奶面前。梨花乐了：哟，怪不得可哪儿找不到大狸猫，躲草栏子里生崽子克（四声）啦？啧啧啧啧！笑笑说，奶奶，别说克了。说克人家不明白。说去。现在都说去哪去，谁也不说克哪克了。奶奶说啊啊，奶奶不说克，说去。笑笑说，这回好了！白天奶奶一个人在家准不寂寞，喂完这个喂那个。一忙活就到了中午，妈妈就回来了。再一忙活又一个半天，我就放学了。这时小猫从筐里跳了出去。奶奶喊，笑笑，快看看小猫克哪克啦？奶奶孙女满屋追猫。谢天书进屋笑了，嚯！这回咱老妈可有事儿干了！喂饭，管尿管尿，还得替它们拉架，够忙活的！说着走到母亲面前，妈，昨天半夜您老没白起来唤猫，真的唤来了。扭头对林香雨，我说香雨呀，如果今天夜里咱妈又起来唤鸡，还怎么办？

林香雨正拿一个纸盒想给小猫做窝。明天就买鸡。鸡笼子就放在卫生间里。

噢，后天又唤狗呢？

那就买狗。住楼房养狗的也不少。

噢，大后天又唤牛呢？

就买两只牛角安在你的头上。

笑笑拍手笑：哇噻——老爹是牛魔王！

大家就笑。

这是梨花精神失常前最后的一幕，也是最后的欢乐。从此之后，这个家庭便陷入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的雾障之中。

谢天书拿出几根草。梨花一看就乐了，哟！香草哇？老老年没



见了，先挂墙上吧，得工夫奶奶给笑笑做个香草荷包。在现代装饰的居室里，梨花的房间有些特殊。墙上挂着一串包米，两个红高粱头，四穗黄色的谷子，一匝褐色大豆，一串红姑娘，一个精巧的小簸箕，一把旧镰刀，一对棒槌，墙角还吊着葫芦和瓢。这些东西是经过精心布置的，有一种随意的装饰美。谢天书把香草挂在小簸箕旁边，退一步看看，说，哎，好看。

有人敲门。谢天书去开门。还是那位戴红胳膊箍的老太太。还是说你妈今天要跳楼的事。谢天书回到屋里，林香雨问是谁？谢天书说那位街道老大娘。林香雨说是不是咱妈要跳楼的事？谢天书笑了，跟你也这么说了？八成是见谁跟谁说，为的是吓你一跳。这老太太是不是神经不好哇？林香雨说是有点神经兮兮的。谢天书说遇上这样的老太太随时随地向你报告鬼子要进村，让你挖地道。说着又笑。

半夜唤猫的事被误认为是母亲梦见猫；跳楼的事被误认为是街道老太太精神不正常。

梨花正式表现出精神失常，一是存折案件；二是失散了47年的大儿子和二女儿是否真的要回来了。

3 存折事件的伏笔

一家人在吃晚饭。

林香雨到阳台取来一个小陶罐，从陶罐里舀了半勺虾酱放在一个小碟里送过来说，妈，这是虾酱，您老最爱吃的。这时候林香雨还不知道这个虾酱，竟然成为她和母亲心灵感应的道具，在关键时刻帮了她的大忙。她放虾酱时小碟正好和母亲的银镯子相碰，银镯子就发出叮的一声。谢天书、笑笑同时抬起头来看着奶奶的银镯子。笑笑说，真好听。越听越好听。谢天书说，从小就听惯了这种声音。很美。笑笑也没想到，20天后奶奶去世，临终时将这对银



寂

祭

镯子戴在她的手腕上，每每听到这声音，就想奶奶，就要流泪。

晚饭后，笑笑像一只猫咪那样玩猫咪。她用一只手去撩拨小猫的胡须，小猫哧地一声，用一只小爪挠她。笑笑也哧地一声用手挠它。另一只小猫却爬上她的肩头。后来笑笑干脆在自己的嘴巴上画了6根胡须，喵喵地和两只小猫床上地下摸爬滚打。

林香雨给母亲洗完澡，穿上衣服以后，从自己手提兜里拿出一个活期存折给母亲看看说：妈，天犁离家太远，工作又忙，回不来，提前寄回来一千元钱给您老人家过生日。我把这一千元钱给您老存上了，是活期的。我把这活期存折和五万定期存折放在一起。林香雨说着开始掏兜。母亲的上衣全是旁开襟的。衣襟上有个兜，永远用三个别针牢牢实地别着，过去全装纽扣、补丁条什么的，渐渐被林香雨清除了。林香雨先取下三个别针，掏出里边的小包，解开，里面又是两个小包。解开其中的一个较大的小包，里边是一个定期存折和崭新的500元人民币。林香雨把一千元活期存折和定期存折还有那500元现金一起包好，装进母亲兜里，又用三个别针别上说，妈，您这兜里有两个存折和500元钱。

梨花摸下兜，说：嗯呐。

这个细节后来被林香雨无数次回忆过，越回忆越模糊，到最后连自己也叫不准了。谢天书呢？他这个人分散注意能力特强，常常是做这个想那个。当时他正在想列宾的《伏尔加河纤夫》，心中涌动着《伏尔加纤夫曲》深沉的旋律。而笑笑呢？笑笑根本不用回忆，妈就是把存折放奶奶的兜里了。她记得很牢。尽管她当时在玩小猫。

林香雨别完三个别针后又说，妈，又给您做了一套白绸子衣服，明天过生日换上。

梨花又嗯呐一声，接着叹了口气，说，年年过生日时节，秋傻子一准来。今年秋傻子还没来，咋就又要过生日了呢？说着，梨花的情绪忽然变得感伤，都过多少个生日了，真没想到能活这么大岁



数。也没承想能享这么多年的福。行了，也该死得了。要死，嘎嘣一下就死。可别得什么病，活不起死不起的拖累你们。母亲的话像清冷的秋风冲刷着变黄的叶片，让人的心绪沙沙地翻转。第二年秋天，当秋傻子雨又来的时候，谢天书站在母亲的坟前，望着故乡的杨树林时，这种感觉陡然袭来，谢天书才意识到母亲当初的话原来是一种预言。

4 幻 听

谢天书说：妈，二哥和二嫂明天打老家坐头班车来给您老人家祝寿。

梨花恍惚了一下，仿佛有一阵风从她的心中刮过。这风很阴冷，使梨花的心收缩，又突然受热涨开。她说：

你大哥和天云也回来。

母亲的话说得极其平淡，却把谢天书和林香雨的脑袋轰地炸成空白，神经僵硬了，思维停止了。

正在玩猫的笑笑也停下来瞅着奶奶。

好一阵之后，谢天书问：妈，刚才您说谁?! 谁回来?

母亲说：谁?就是你大哥天奎和你二姐天云呗。

谢天书看看林香雨，还是不敢相信：我大哥天奎和我二姐天云?

母亲有点不高兴了：你把你大哥和你二姐都忘了?

谢天书突然兴奋起来：妈，你是说我大哥和二姐明天都回来? 谁说的?

母亲说：来电话了。

谢天书说：谁来的电话?

母亲说：天奎和天云呗。

谢天书说：他们怎么说的?



疯

祭

母亲说：就说在妈过生日以前赶回来。

林香雨激动了：这可是大喜事呀！

笑笑说：妈！就是奶奶天天叨念的大爷和二姑哇？

林香雨说：对对对！对！就是 47 年没音信的你大爷和你二姑。

笑笑欢呼起来！

母亲说：天奎和天云要是再不回来呀，妈这一辈子怕是见不着了……母亲说着，声音有些颤抖，发灰的眼睛里蓄满了泪水。不知为什么，谢天书猛地打个哆嗦。他瞅瞅妻子。这时林香雨正用疑惑与惊恐的目光看着他。林香雨感到一股麻酥酥的凉意像蚂蚁一样从后腰向脊背上爬。夫妻俩同时看到一片阴影向这个幸福的家庭移来。稍停之后，母亲接着说，天奎搁电话里还打听桑葚……这桑葚呀，也不知还有没有？说完，母亲望着北窗外，神情凄楚而呆滞。

笑笑问，桑葚就是大爷美丽无比的未婚妻，是吧？

谁也没回答。

笑笑感到有一股凄凉的小风从北窗外进来，旋转了一下又从南窗走了。

晚上，谢天书在画画。林香雨端着茶进来说，各屋都收拾好了，大哥和二姐回来后，大姐、二姐和母亲住一个屋。我带笑笑睡阳台。你和大哥睡书房。二哥和二嫂睡客厅。大团圆。谢天书说小时候最盼过年。懂事以后怕过年。一到年关，妈就天天往西岭上瞅。后来就背着儿女上西岭上站着。直到接神的鞭炮响了，妈还不肯回来。妈盼 47 年，念叨了 47 年，等待了 47 年，没想到真的就把大哥和二姐盼回来了。想想，有点让人不敢相信。林香雨说国家政策变动以后，很多失散的亲人都从国外回来了，这不奇怪。谢天书有点纳闷儿，大哥和二姐只来了一个电话。他们的电话呀，住址呀，什么也没说，我想今天夜里他们再来个电话才对。你睡，我一边画画一边等电话。林香雨说，我兴奋，睡不着。哎？我看你并不